

第二名

走西口外傳

普三丙

盧昱文

這天夜裡，他走了，為了養家糊口，離開了妻子和故鄉，拿起行囊，依依不捨的向妻子道別，踏上了新的旅程。

這是清潮雍正年間的山西，這裡常不下雨，土地乾燥，無法種植糧食作物，使這裡的人民吃不飽，生活困苦，所以大部份的人日子都不好過。這時就有人想要到外頭的內蒙，從事俄國貿易，看可否掙個錢大富大貴。人們互相傳誦著這事兒，聽人家這麼說著：「在榆次車輞村的常氏人，常仲林的第八代子孫常威，在康熙 40 年已從西口回來光耀祖宗啦！第九世孫也正忙著擴大院子。」

又有人說：「看那些從口外回來的人，哪個不是賺了挺多銀子，開了多少店，擄了多少內蒙人的心啊！咱們也去口外轉轉，多少也可掙些銀子回來。」這讓他有些許心動。

他是希口，方年二十歲，才剛新婚，他是榆次縣車輞村的有為上進的青年，聽見自個兒的同鄉去內蒙賣茶，賺了一袋子的錢回來光耀祖宗，回饋鄉里，也想學著他給家裡人過上好日子。但他的好友，同為車輞村的沙胡告訴他：「希口兄，別去唄，咱怎聽人提，在平遙有個王家大院，派了許多英勇鏢師，給郭家子孫迎回，但回來了卻只有郭家子孫一人，剩下的全陣亡啦！這多危險，別去冒險唄！」

接著又說：「我還聽說，那漫漫長路，常有土匪搶你的包袱，殺了你或在路上餓死了，現在可好，問你怎麼辦！」

希口說：「瞧你慌成那樣，咱同鄉，那常威，不就衣錦還鄉，現可不是好好的？你不試怎會知道，你也是個有家庭的人，難道你忍心看你妻小活受罪嗎？說不定也沒這可怕，就當作經驗，闖闖唄！」

沙胡見他心意已決，便不再勸了，也決定陪他一起闖西口。兩人回到了希口的家，到大廳的佛堂上柱香，說：「求你保佑咱們了，我們可要去賺錢回來，回饋這裡，不富不歸鄉。」

這天夜裡，希口待了妻子瑰蘭一些事，好好管理家，好好照顧沙胡的妻子，瑰蘭只是流著淚點點頭，答應了他，深夜時，瑰蘭目送著希口和沙胡，在一聲聲「哥哥，妹妹在家鄉等你回來……」的哀傷中出發了！

帶著期待和緊張的心情，踏上掙錢的道路，希口把他找到的一張地圖看了又看，轉頭看向沙胡：「這地圖給了很多條路，咱倆要走哪一條？」

沙胡一口說：「走黑土崖子這條吧！較近。」

希口有些擔心：「可聽說黑土崖子有許多土匪，咱換一條吧！」

沙胡拍拍胸脯道：「没事的，早些掙錢，早日回家和妻兒團聚。」

希口說不過他，便跟他一起走了黑土崖子。很快的，他們已經走到了茫茫沙漠黑土崖子，風大得把沙子吹得滿天都是，讓他們倆都看不見，四處看不到任何方向，又餓又冷的他們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？眼看著食物越來越少，這時剛好遇到一支駱駝隊，他們懇求著商人分些食物給他們，而商人也很好心的給了水和饅頭，並且一起同行，原來這商隊來自山西祁縣的放蒙商隊，他們運了南方的茶葉，運了一些絲綢、糧食而也聽說了常威的事，也想試試看。那些蒙人可都缺這些的。聊著聊著，忽然見到一群身材魁武，手持大刀土匪，擋了他們的去路，這幫土匪說也囂張，一張口就要一萬兩過路費！

沙胡沉不住氣，大罵道：「好個土匪，咱只是平民百姓，身上哪會帶這麼多錢，你好手好腳，搶錢不成？」那土匪老大氣炸了：「竟說老子是土匪，你不要命！老子可是大善人，見你弱小，給你要了幾兩銀子，要不既沒錢，放下那些包袱，老子就不找你渣了。」

希口趕緊出來說：「老大，你行行好，這咱們要做生意的，真不能給您。」那土匪說：「好啊！你這臭小子，敢跟我頂嘴，今天就使老子教訓你，弟兄們，給我搜！」

於是土匪們開始搶奪駱駝隊和希口他們的東西，沙胡看不下去，拿起棍子和土匪打了起來，但寡不敵眾，沙胡和幾位商人受了重傷，希胡看著血流滿面，躺在地上沙胡，流著淚說道：「你怎麼那麼傻？東西再批即可，那些匪子要，便給去唄！命沒了就啥都沒了，況且你老婆還在家等你呢！如果你走了怎麼辦呢？咱們不是說好要一起做生意掙大錢，你怎可以騙我？」

沙胡用盡了全身所有的力氣，「兄．．．弟，這．．．回．．．是我騙了你，下輩子再還，下輩子我們說好再當拜把，替．．我照顧．．．妻兒，好好．．撐下去，完成你的．．．。」沙胡失血過多，話還沒說完，便過世了，希口真的崩潰了，大哭，快昏了，人累了，心碎了，淚也流乾了。

將沙胡和幾位夥伴埋好後，希口在沙胡的墓上寫上「車轆村勇士霍沙胡」並喃喃唸道：「你今生這樣是我造成的，來世加倍奉還，等我光耀家鄉，再接你走！」希口帶著不捨，繼續上路。

陸陸續續的，這黃沙路越來越難走，幾位跟隨的商人，不是冷死就是餓死，最後只剩希口一個人拉著馬繼續趕路，有時真的太艱辛，希口真的好想放棄，乾脆回家算了，乾脆餓死好了。但是他又會想起瑰蘭的期盼，沙胡臨終前說的話，使他再鼓起勇氣撐下去。

又過了兩年，雍正10年，他已到了殺虎口，沒有糧食餓了近三天的他，上前和一位商人要了點糧食，順便打聽打聽這地方。

商人告訴他：「這是殺虎口，在明朝，甚至更早以前，它是一個重要關隘，

時常有盜匪出沒，因而常有人葬生於此。」

商人接著問：「先生，您怎麼會到這裡？」

希口老實的說：「我名周希口，方年 22，要到綏遠恰克圖一帶做買賣，掙錢給妻小，之前還有位同行的朋友沙胡，在黑土崖子那給一幫匪子殺了，先生，您貴姓？」

那商人回答：在下姓范，名毓賓，奉皇上旨令前來殺虎口，您剛說的黑土崖子，是匪子最多的地方。」

希口試探的問：「毓賓先生，您祖父是否為順治年間，被皇帝封為八大皇商一？」

范毓賓一臉驚訝的回答：「是的，您怎麼會知道？」

希口笑了笑回答：「之前我祖父常告訴我有關您爺爺祖父的事，常稱讚您祖父經商厲害！對了，您為何前來殺虎口？」

范毓賓嘆了口氣說：「是雍正帝派我來的，因為軍糧的問題，當時皇上派人運來一車軍糧要至殺虎口，但是半路上被劫走了，我自告奮勇前來了解狀況，希望這次的軍糧可以順利運到。」

希口點點頭：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！」

范毓賓又接著問希口：「希口兄，您剛是否經過了雁門關？您可知道這有條叉路？」

沙胡不加思索的回答：「我没多想，便選了這條路！」

范毓賓道：「您剛說到那做生意？」

「內蒙」希口趕緊回答。

范毓賓鬆了口氣：「還好您幸運，不然您就到東北啦！」

希口一臉狐惑的問：「什麼？東北？范先生，可以告訴我，另一條路是到哪了？」

范毓賓道：「那路通往張家口，人稱的東口，所以才有人說”人走西口通殺虎，往東便走張家口”並留下”走西口，走東口”的說法。」

希口鬆了一口氣道：「還好，范先生，那雁門關是否也是重要的貿易指標？」

范毓賓看著遠方說：「是呀！就是因為它是通往西口和東口的重要關卡，人們來都要慎選，要特別小心！」

希口向范毓賓道謝：「謝謝您呀范先生，我了解了，也祝福您們平安順利，我也不便久留，還得趕路呢！」揮別范毓賓，再踏上走西口貿易之路。

春去秋來，年復一年，經過歲月的歷練，他已經變得更堅強也更成熟了。1735 年的春天他終於來到他期待的目的地——綏遠，開始了新的生活。他想了想，之前聽父親說，想要擄獲蒙古人的心，可以進些絲綢或是漢地的小玩意、手工藝……所以他進了些華美的絲綢，因為他做人實在，童叟無欺，價格又平實，絲綢花樣又多，很快的，這兒地人都很喜歡跟他買，漸漸

的他變有錢了。他把這些錢存起來，每個月就會寄些回去給遠在家鄉的瑰蘭，一年後絲綢小鋪成了店面，也雇了幾位夥計。當上掌櫃的希口，沒有因為變得有錢而驕傲自滿，反而更謙虛更善待別人，每當看見有人餓著、渴了，他就會要夥計拿些點心和茶給他們，不然就直接在店門前，擺張小桌子，放些乾糧和解渴的茶，供這些走口外的人使用，漸漸的，他也替店面打響了名聲。

一天，夥計求語問希口：「大東家的，您為何要放置桌子、擺上點心，供那些不認識的人吃喝呢？」希口笑著回答：「我也是苦過來的人，曾經在我最無助的時候，我也受人助過，大家都是走口外人，互相照應一下是應該的，而今天我有能力幫助人，就盡我最大的能力，續傳這份互助的情。」

求語崇拜的看著希口說：「東家說的極是，我願跟著大東家的腳步走。」

希口每日辛勤工作，從不殆懈，生意一年比一年擴大，他還把事業擴到恰克圖做為分店，他也長期待在恰克圖，並把求語升為綏遠的掌櫃，管理這總店的一切，自己則會定期回來勘查。一直到後來遇見他，更改變了這店鋪。

十年後的嚴冬，希口從恰克圖回來的路上，遇見一小伙子，衣服單薄，鞋子已磨破，他倒在雪地裡，希口撞見了，想說也快到家了，就把這年輕小伙子給揹回店裡，命求語沏一壺熱茶和溫暖的衣服給他。

慢慢的小伙子醒了過來，他求道：「先生，求求您，可以給我一點食物嗎？我已經五天沒有吃東西了！」希口馬上命求語給他煮了碗麵。

小伙子感激道：「先生，謝謝您，我該如何報答您？」

希口說：「好好休息，明天再來討論這個問題。」

隔天清早，求語上樓叫那小伙子用早，發現床是空的，下樓發現他正在幫忙打掃店門口。

求語趕緊拿走掃把，並說道：「你休息就好，身體都還沒恢復，你是客人，不該讓你做這事兒！」

小伙子回答道：「沒事兒的，我好多了，我才要謝謝您倆救了我的性命。」過了一會兒吃飯時，希口問：「小伙子，打哪來呢？要去哪裡呢？怎麼沒有伴一起隨行呢？」

小伙子回答：「在下名喬貴發，年剛 20，家鄉在山西縣的喬家堡，幼年父母雙亡，由哥哥嫂嫂撫養長大，嫂嫂自幼對我刻薄，青年時期參加一侄子婚禮而被羞辱，一氣之下決定走西口，掙錢回來證明自己的能力。」

希口不捨的說著：「好慘的命運，那後來呢？」

喬貴發倒吸了口氣，繼續說道：「後來加入了一支駝隊去蒙古，但在黑土崖子時遇見遇見土匪，他們搶的搶，殺的殺，最後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弟兄，其它的全被殺光了。好不容易，我們一起到了雁門關，卻因為意見不同，就各自分道揚鑣，我往西，他往東，獨自前往。後來又遇到了暴風雪，身體不支，才會昏倒在雪地中。」

希口好奇的問：「你會些什麼？」

喬貴發思考了一下說：「做豆腐，招呼生意，我總是一邊拉駝一邊學習點新知識。」

希口讚賞的說：「小伙子，不錯，很肯學。」

喬貴發搔搔頭，不好意思的說：「不不不，您過獎了。」

忽然間，希口眼上泛著些淚光，喬貴發的遭遇，讓他想到他的朋友沙胡，被殺死在黑土崖子，他到現在一直很愧疚，如果沒有他那句話，他可以活到現在，也可以看到店鋪的成果，他們可以一起光耀祖宗，他暗自想，等我有能力了，回去光耀祖宗，一定要報仇！

喬貴發忽地說道：「有時餓了、冷了、累了，真的很想躺在沙漠中，靜靜的死去，好苦，沒有人陪伴，只有孤寂，只有處處暗藏危機，在漫漫黃沙裡，找不到任何方向，有時真的．．．唉！」

希口語重心長的回說：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不管任何困難，一定要撐下去。」

希口的話語充滿著慈愛，因為在外地出走了幾十年，從不懂事的少年，經歷了磨練，增加了老成與歷練，面對這小伙子，只能給他多一點叮嚀，曾經，他也有過輕身的念頭，在一大夜裡，沙胡來到他的夢中，就要他好好活著，不要為了他再傷心，所以，無論如何都要撐下去。

求語看見希口若有所思的坐在椅子上，想必又在思念沙胡這位老友了，他走過去，拍拍希口的肩說道：「東家的，您又想起沙胡大哥了嗎？」

希口落莫的回答：「沒事兒，今日聽那小伙子談起了黑土崖子的事，赫然想起罷了！」隨手他擦了擦淚水，轉頭問求語：「你覺得這小伙子如何？」求語認真的回答希口的問題：「這小子看起來挺善良，也挺勤勞的，今早還主動的幫忙掃了門庭！東家的，是不是有些想法呢？」

希口若有所思的說：「是啊，其實我有一個想法，如果我們把喬貴發留下，藉由他做豆腐的手藝，供口外人嚐嚐！順便增加店裡收入」於是喬貴發便開始在希口底下做事兒了。

自從喬貴發的加入，生意是好上加好，那些內蒙商人都慕名「豆腐」到底是什麼？

一個內蒙商人到希口的絲綢店買絲，剛好肚子餓了，見桌上有豆腐，便問：「這是啥喇」？

希口說：「這是我們漢地的涼拌豆腐，白嫩的豆腐丟上薑絲，再淋上醬油，清爽又可口，您試試吧！」於是內蒙商人挖了一口，冰冰涼涼的，有飽足感，口味又特別，所以只要來到希口的店，就一定會享用豆腐，這時又讓希口下了一個決定。

一天晚上，希口把阿發叫來：「以後做豆腐的事就交給你了，我要兼賣豆

腐。」從豆腐上架後，歡迎的很，供不應求，賣得比絲綢好，阿發做的豆腐Q有彈性，便宜又實惠。所有內蒙人都很喜歡阿發的豆腐，說這樣持續了幾年。

五年後的秋天，已經四十歲的希口把求語和阿發叫來，說：「我在商場上闖蕩了好久了，該是退隱了，以後綏遠和恰克圖商場就交給你們了，求語，你是我一路拔擢起來，我信任你的工作態度，認真又負責。三個月後，你將成為東家，現在你要學習一些交接事宜。阿發，你雖然才跟我五年，但是，你的謙虛肯學，我放心你，你將成為掌櫃的，協助求語。」

求語心急的說道：「掌櫃的，這是您一手開設的店，您就要這樣離開，那我和阿發以後怎麼辦？沒有您的日子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希口笑著說道：「你儘管放心，你跟了我這麼多年，再提點一下就可以了，更何況又有阿發協助你，你就別擔心了！而我也答應你們，會回來看你和阿發的。」

求語和阿發流著眼淚默默點頭。之後求語、阿發跟著希口學習經營店面之事，什麼紅利制、分股利、學徒制…，最後希口帶兩人到大廳，指著「誠信優先」的扁額告訴他們：「我們生意人一定要記得『誠信』，我是以『誠信』立為大宗，對於每個客人我們都要童叟無欺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設『誠』為最本。現在我把任務交給你們，明天我將要啟程回鄉，不要覺得不可能，從經驗中學習是一種過程。」

希口看著那個自己親手寫上的扁額，臉上竟有一種不捨的悲傷。晚上，收拾完行李，他繞了這個商號一圈，二十年前從走西口來綏遠駐腳，建立這個商號，以『誠』立店，學徒之間互信互助，內蒙人與他熱情打交道，這一幕就像影片湧出腦海，二十年了，當年只為了掙錢養活家，沒想到一去就是二十年，他摸摸自己的臉，以前多年輕多瀟灑，現在多了皺紋與蒼桑，而這些歲月的皺紋，到底是事業的拚命還是對家鄉的思念日積月累的呢？但是這個精神不就是要傳承下一批人才嗎？這一磚一瓦，雖然自己一手打起，但總有一天也是要給更有能力的人來接手，不是嗎？

更未亮，想了想也該啟程了，拿起包袱，要走就瀟灑走吧！

「掌櫃的，這個您帶上。」求語追了出來，手上拿著用紙包著的東西，「這是…我們一點點心意！」希口接過求語手上的東西，打開一看，竟是豆腐！

求語紅著眼說：「這是我和阿發一大早起來做的，怕您返家的路上肚子餓，我也希望您回去不要忘了這味兒，更不要忘了我們。」

希口拍拍兩人的肩膀說道：「謝謝你們送給我一份特別的點心，這味兒我不忘的，就如同我也不會忘了我們一起打拼過的日子！我會再來看你們，記得好好經營。」語後，希口看了看這二位一起打拼的伙計，再看了看這經營十五年的商號，頭也不回的走了，只有聽到求語和阿發哭泣的大喊：「東家！」

不要忘了我們，我們一定會好好工作，要再回來，要……。」「要再回來！」這四個字一直盪漾在整個沙漠，越來越小，他那壓抑的淚水，再也沒辦法攔下來，像洪水那樣泄下來。「要再回來，今生可能是最後一次，但是與你們相遇，是我最幸福的事，我，永遠不會忘記你們！」這樣，他離開了跟他一起打拚二十年的綏遠。

又是一大片的沙漠，風大的把那些曾經為了走西口，而陸續犧牲性命的白骨給吹了出來，令他有一種悲從中來的感傷。「在別人眼裡，我似乎是幸運的克服了走西口，但在我看來，我和那一堆堆白骨是沒什麼不同的，甚至更慘，我賠上的是朋友的性命！」如果山西的天願意多賜一點雨，哪還要走西口的道理？誰不想要在自己的家鄉掙錢呢？山西人不是懶，而是真的窮困。如果說山西是豐腴的，在往後怎麼會造就風雲叱咤的晉商大族呢？

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，他又回到了黑土崖子，那是他最痛心也最恨的地方。沙胡就在這裡死去的，於是他又來到當年埋葬沙胡的地方，二十年的黃沙，早已把那個木牌蓋了厚厚一層，於是他用手撥去上面那塵土，於是「車轆村勇士霍沙胡」的字又再次重現了，他真的受不了了，哭著緊抱著當年埋沙胡的木牌哭道：「哥哥，我成功了，也履行了你的諾言，我來接你了！如果當年我沒有雞婆打圓場，或許你我可以一起圓夢！」

希口走西口的事已經傳回村子，村民們也都開始傳頌，「又有一個走西口的英雄回來啦」，瑰蘭和沙胡的妻子也聽說了這件事，高興的很，終於，他們說到做到，征服了西口之路。

過了幾個星期，希口終於回到車轆村了，兩條道路都是歡迎他的村民：「走西口的英雄回來了！英雄回來了！」他被這樣捧著進村，卻怎麼，高興不起來，「雖然成功了，光耀祖宗了，可是我卻犧牲了用再多的錢換不來的東西，朋友以及家庭相聚時光！」之後，希口被瑰蘭和沙胡的妻子迎進家。在談笑之中，沙胡的妻子突然問：「希口，沙胡沒跟你一起回來嗎？」希口一聽，眼淚就這麼流下來了。

他只是淡淡說：「嫂嫂，你恐怕…恐怕要失望了…」他手微微顫抖，並把一個盒子拿到她跟前，她問：「希口，我不明白。」

希口眼眶泛淚的說出他最不願意說出的三個字：「他死了！」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從希口的口中傳來，沙胡的妻子整個歇斯底里的把那木盒子摔在地上：「啊～死了！我等了二十年！當年你是怎麼答應我的，不是要光榮回來，你現在回來，就是一個木盒子，你算什麼男子漢？」

希口只能靜靜在旁哭泣，過了許久，等沙胡妻子平靜些許，方才說：「嫂嫂，對不起，我沒有好好照顧哥哥，他為了保護我，才會被那幫土匪打死的！」

沙胡妻子說：「這…不是你的錯，我只能說這是他的命，或許，當年我和瑰蘭妹妹就應該阻止你們別去冒險，你別自責。」她拭去眼淚，只能用無言

和傷感看丈夫的最後一眼。

她哀傷的說著：「這是我最後一次看你了，現在你已經回到家鄉了，希口也幫你完成了你的願望—不富不歸鄉！你.....你...一路好走。」二十年的等待，化作最後的祝福，但這祝福，卻是這麼的哀婉淒涼！

晚上夜深人靜，沙胡的妻子坐在門口，看著遠方一顆一顆閃耀的星星，她在尋找沙胡，盼望著沙胡化成星星，守護著她和希口一家。想起他倆剛新婚時，他對她說的話，都一一浮現出來：「從今天起，我牽著你的手一直到白頭。」淚水再也忍不住的奪眶而出，她不懂，沙胡為什麼沒有遵照諾言，提早放開她的手呢？風再度吹起，她的心也如此的漂盪起來。

自從沙胡的妻子知道這件事後，茶飯不思，成天抑鬱，終於病倒了，身體每況愈下，一天她把希口和瑰蘭叫來：「我自己的身體...我自己知道，這些日子的很謝謝你們，希口...你哥哥的事情...你不要自責，一定要...放...寬心。」

她轉頭看那已哭的淚不成形的瑰蘭：「我...的好...妹妹，莫傷心，好...好照顧自己。」

隨後她將左手的鐮子摘下來拿給瑰蘭，說：「妹...妹妳收下，就當做姐姐最後送妳的禮物，我...死後，這個鐮子就像我陪在妳身邊。」最後，她再和夫妻倆說：「我死後，把我和你哥哥葬在一起。」含淚稱是，最後她帶著微笑，離開人世。

安葬好沙胡的妻子後，他們環視這個家，冷清了許多，黑夜又來臨了，月光照進了這個家，像是沙胡的妻子向月亮借了點光，告訴他們她過的很好，天空中有兩顆星離的好近好近，甚至要黏在一起！希口心有所感的想著，哥哥嫂嫂，你們相隔二十年，相聚了嗎？

過了幾個月，在希口的心裡暗暗下了一個決定，他要宣傳自己的成功，他要為自己建一個大院。這也是他多年來的夢想，於是他將想法告訴了瑰蘭，她答應了，她心裡想著：丈夫一生辛苦了二十年，他該休息了，他該建個舒服的大院犒賞自己，也用這大院告訴著往後的子孫，他走西口的歷程。於是，他們開始規劃，建造，花了十年的時間，大院落成。他看著剛建好的大院，心中有了欣慰，多年來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，我要藉由這個大院，將我的理念發揚光大，並形成一個信仰，突然間，閃過一絲絲的悲哀，空無一人的大院如此寂寞，原來是少了一霍沙胡。

於是，他帶了妻兒住進了大院。搬進大院後，他開始在石牆刻著屬於自己的《周家家訓》。如：

- 一、要勤儉持家，勤儉為美德，太過奢華將遭衰滅。
- 二、以誠信為大宗，凡我子孫做貿易，必將誠信做為信條，童叟無欺，係為晉商商業之德，不可違背。
- 三、貧窮者、難者必助，開基祖本為困頓，是路人互相相助成就此，今日仍

有力助人，必不可推辭…。

希口設下這些家規不是沒有原因，二十年一路走來，體會極多，在他困頓之時，因有有心人的救助，一直到他創業，他一直感念在心，既然他成功了，就要把這份情傳下去，回饋鄉里，也回饋自己。

歸隱後的希口，致力於在大院建學堂供自家小孩和清寒子弟讀書，早年的他就是因為家境貧困無法讀書，也被人瞧不起，所以，他不希望他的子孫和他一樣不能讀書，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，他強調，讀儒學，希望他們心中要有仁愛之心；讀莊子思想，希望他們清靜無為，一份隨緣，功祿不需刻意追求，有無皆可，並讓他們有創作詩文的機會，不要被八股文思想鎖住了。

在希口的這樣的經營和推動讀書，大院漸漸鼎盛起來，但是…，到清末時的當家，想說希口也不在了，慢慢開始揮金如土，吃鴉片的吃鴉片，不惜一切銀兩，吃喝嫖賭，再加上清政府的無能，一大堆的戰爭，這些當上宮裡官的周家子孫，辭職離開家鄉，另闢人生，終於，在 1900 年，清政府的掌權者慈禧太后向八國宣戰，爆發了八國聯軍，賠了大量金錢，而當時國庫已空，因此，清廷開始向人民借錢，徽商、晉商等大富商，周家大院就是其中，清廷來到周家大院借款，當時第八代掌門人周華一口答應，簽好借據，他大方借出一萬萬兩，他心想：「反正先祖之前掙了很多銀錢，不會花不完啦！」。之後，他這個想法就是周家衰亡的導火線！八國聯軍後，人民處處受苦，皆來向周華借錢，他豪爽一借就是一、二萬兩，一張一張借據越疊越多，終於周家破產了，一天，周華計算家庫只剩二萬兩銀子，急著找這些債主討錢，他們卻耍賴硬是不還錢。清廷也是說：「此乃報效國家之舉。」所以周家最後沒落，子孫們散的散，分崩離西，有的到台灣發展，還有的到紐、澳，曾經鼎盛至顛峰的周家大院抵不住政治動亂而暗淡，直到他的出現…。

他是周家第十一代後人叫周福財，他是民初有名的歷史與考古學家，也寫過很多有關於考古的書，有一天，他被派去山西考察晉商史，長官給了他七天，由於他提早一天考證完，便四處去走走，於是他來到了車輞村，在不遠處，看到了一個很別緻的大院，被吸引進入了大院，沒想到竟是個大

此大院占地二十萬平方米，屋簷呈重檐式，現北方特有大漠風格，共有 75 間房，三層樓，雕刻精緻細膩、別緻，福財走進大院，看著大廳，裡頭華麗別緻、高雅，擺設精緻，木頭是上好的檀香，牆上還掛著開山祖師周希口的畫像，畫像旁掛著他寫的扁額「誠為大宗」，福財看了看這畫像，長的有點像爺爺。走出去後，來到了一個庭院，這是有名的「珍妃園」，據說光緒的妃子珍妃常到這裡遊玩、散心，這裡種著很多花，有杏花、梅花、百合…。更有松柏長青樹木，整個園子飄滿了異香。在園子東南方，經一長廊會看到一個雅緻的亭子，喚名為「狀元四季古亭」，整亭用花崗岩製成，四個柱子皆題字，這是第九代掌門人所題，更別緻的是四面牆各刻著一花神季節，春杏、



夏荷、秋茱萸、冬梅。為什麼要喚名為「狀元四季古亭」呢？每次這裡的孩子要進京考試的時候，都會來這裡聚成一團，祈求及第狀元，他們相信杏花神就在裡面。春天的杏花是最早開的花，正好趕上學子們進京趕考，正好對上東方柱子「杏花開的早，學子考的好」，夏荷象徵著清廉（蓮）出汗泥而不染，就是希望有幸考上的學子們，做官後，即使官府再亂也不可以同流合汙，正與南方柱子「夏蓮心不染，為官必清廉」。秋天的時候必登高望遠，眼中不是只有功名利祿。喝茱萸鬆眼，正對上西方柱子「登高忘名利，茱萸酒忘己」。冬梅為四君子之一，在越差的環境生長的越好，希望子孫們不要向貪官屈服，正與北方柱子「君子似寒梅，官場若冬雪」相應。財福心想：「這位建院的祖先是如此對子孫期望之高啊」！不難看出先祖的智慧高明。看完了這有名的園子再往下走了一段路，途中還看到了許許多多雕刻精緻的牆壁，這些雕刻刻的維妙維肖，刻刻都是對子孫的祝福，最後來到一閣樓，喚名為「詩香閣」，周家的子孫會在春天杏花盛開的時候，在「珍妃園」舉辦寫詩比賽，將好的作品用小篆、隸書、楷書、行書和草書刻在閣樓的牆上，以供後人品詩和練字，除此之外，他們還收集各派唐詩、宋詞和元曲。讓周家子孫欣賞，這真的使福財大嘆連連，讚希口如意栽培子孫啊！

臨走前，他進去了周氏祠堂，桌上放著一本族譜和一疊的借據，他上前去，翻閱了那本族譜，泛黃的紙上詳細記載這個大院的掌門人，他發現譜中寫道「第_六代金字輩…，第十一代福字輩…」，他心裡更疑惑，「我們家中兄弟姊妹中間皆有福字，不會這麼巧吧？」往上一看第一代掌門人——周希口，原來這是財先祖的大院，難怪希口和爺爺長的有些許像，他是希口的後代，他曾經聽聽爺爺說他的事兒。希口用盡一生，走西口至綏遠，在商場上活躍二十年，回來就回饋社會，這個大院就是要讓他的子孫知道：「以前的生活很苦，是靠著前人的手慢慢建立起來，千萬要珍惜他。」族譜旁邊放著一疊借據，他一張一張的看，終於他知道為什麼這裡沒有人住，子孫散落了！每到八世周華時，因為他的揮霍金錢，加上政治的動亂，國庫的空蕩，人民困苦，借錢後無法還，到最後帶著遺憾搬走這裡，這也難怪福財不知自己身世！這時候的他有些感慨：「曾經這麼鼎盛一時的周家至第八代全部破滅了」，這位掌門人的事跡被第一代祖知道了他會作何感想，是否他所做的一切都白費了呢？看著眼前歷代先祖牌位，心中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定。

揮別了這美麗的大院後，把這件事告訴了太太，隔天，他帶著妻子與小孩搬回去了周家大院，因為當時的福財在周氏宗祠前說：「身為周家子孫身感十分驕傲，我要讓全中國的人民知道周家的故事，並且讓他們都知道晉商——一個用血汗築成的商業集團。」縱使這個周家大院的風采不再如昔日，但總有一天，所有的人民都會為此榮耀

評語

此篇小說貫穿不同時代，故事情節龐大，附上參考資料，能感受到作者為揣摩當時人物的口語，下了些功夫，且讀來有歷史滄桑之感。結尾的狀元四季古亭，亦是別具巧思。礙於短篇小說篇幅，加上情節多、時間長，許多細節無法交代清楚。